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CONGSHU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刘庆邦小说

刘庆邦 / 著



刘庆邦：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，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、《远方诗意》、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9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等20余部，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77年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神木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。

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29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

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。

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大利等国文字。

刘庆邦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CONGSHU

韩作荣 主编

刘庆邦小说

刘庆邦 /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庆邦小说 / 刘庆邦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6. 6

(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 / 韩作荣 主编)

ISBN 7-5087-0973-X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0110 号

丛 书 名: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主 编:韩作荣

书 名:刘庆邦小说

著 者:刘庆邦

责任编辑: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51698 传真: (010) 66051713

邮 购 部: (010) 66060275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48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

中国社会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总序

陈建功

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大奖之一，每三年评选一次，其评奖项目包括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散文杂文、理论评论和外国文学译介七个门类。该奖项因贯彻了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“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无论是评奖委员的产生还是参评作品的征集与评选，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和监督机制，因此在文学界乃至社会各界，享有很高的威信。获得该奖的作家，有文坛耆宿，也有文场新秀，他们展示了某一时期中国文学某一文体的代表性风貌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，除了获奖作品具有标志性水准外，其他作品也都具有相当的层次，反映了我国当代文学某一体裁创作的较高成就。

中国出版社素以出版优秀图书服务城乡社区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宗旨，在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，认为对高雅文学的扶助和推广同样不可或缺。他们这次推出的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”，首批包括了获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杂文随笔集。以这些作家思想的敏锐及对生活独到的感悟和思考，以其个性纷呈艺术老到的表现力，相信读者通过这次高雅文学的巡礼，会得到情感的熏陶、思想的升华和极大的艺术享受。

大众文学和高雅文学，有区别，也有融合。作为读者，兼收并蓄，可以获得丰沛的审美愉悦和享受。丘吉尔、邓小平，皆为

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，可见热衷于大众文学者并不卑微；有贩夫走卒，也有乔伊斯、普鲁斯特的“粉丝”，可见高雅文学也不全然“雅不可耐”。读大众文学，可开心可解颐可惊悚可温馨，可壮英雄胆拍佳人泪；读高雅文学，可感慨可深思可叹惋可悲愤，可另眼看人生只眼看世界。应该说，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高雅文学，都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，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诚然，大众文学的批判者揭示了“现代文化工业”的“造神”过程，揭露大众文学的虚假化、浅表化、媚俗化及其消费主义的本质。而高雅文学的批判者则讥讽高雅文学“雅不可耐”的尴尬，宣判了它式微的前景和惨淡的未来。窃以为，除了绝对化的断言和展望缺乏理性之外，这些批判和讥讽，对于不同文学的发展或许都是警世名言。但读者既需要娱乐身心的文学，也需要观照人生提升审美的文学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我们的出版社，博采各家，兼容并包，既照顾到读者的娱乐需求，也照顾到读者深化人生体悟提升审美素质的渴望，把类似“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”之类的佳作推出，应该说是深得人心的善举吧。

为此，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充满崇高的敬意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8月16日

注：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

目 录

福利	/001
空屋	/013
车信儿	/026
鸽子	/038
有了枪	/051
一捧鸟窝	/064
守不住的爹	/076
回家	/089
舍不得那闺女	/106
看秋	/118
鞋	/131
梅妞放羊	/143
响器	/155
种在坟上的倭瓜	/168
踩高跷	/180
谁家的小姑娘	/192
不定嫁给谁	/203
别让我再哭了	/215

福 利

这座小煤窑的窑口一侧，有一个用板皮搭成的棚子，里面一顺头放着三口棺材。棚子口大敞着，窑工去下窑，一抬眼就把棺材看到了。他们像是不愿意多看，目光都有些躲避。干了一班从窑里出来，他们先看到窑神的神龛，接着映入眼帘的又是醒目的棺材。因是活着出来的，有一班的胜利在握，他们看棺材的目光才直接些，还有那么一点不屑。

家旺初来这里下窑，一见棺材心里有些发毛，腿杆子不知不觉就软了。他以为那里开的是一家棺材铺。就算煤窑里经常死人，就算在窑口卖棺材生意好些，也不能这么干哪，这对煤窑和窑工来说都太不吉利了。过了两天，家旺不见有人在棺材棚子里守摊，也没见加工出新的棺材，不像是经营棺材的铺子。他新来乍到，有关棺材的话不便多问，只能把棺材悬在心里悄悄琢磨。他想，也许这些棺材是当警钟用的。他在别的地方也下过煤窑，知道窑主都是能人，对窑工敲警钟的办法各有不同。有的在井架上挂上标语牌子，上写安全为天什么的。有的让窑工把随身带的妻子儿女的照片交出来，集中贴到窑口的一面墙上，下窑前必须看一眼，意思是提醒窑工：你的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你呢，你活着老婆孩子是你的，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的干脆把在窑下砸死的窑工的尸体拍成照片，放大了，做成展板，放在窑口，让每一个人窑的窑工都联想到自己，不注意安全后果就是这样

的。这里的窑主拿棺材当警钟也不错，棺材是盛殓死人用的，窑工一见棺材就有些胆寒，的确能收到一些警钟的效果。只是这警钟是长方形的，个头儿也够大的。

后来家旺才知道了，棺材摆在那里，既不是棺材铺子，也不是向窑工敲什么警钟，而是这家的窑主别有创意。创意有两个方面，一是以毒攻毒，以棺材的晦气冲走窑下的晦气。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，它是本窑窑主为窑工们预设的福利待遇，也叫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安慰，为的是解除窑工们的后顾之忧。三具棺材以上佳的存在告诉窑工，这里的窑主是比较开明的，是很关心窑工的，窑工们不要怕这怕那，只管在窑下好好干就是了，万一在窑下遇到不测，窑上决不会把窑工的尸体随便掩埋，或抛尸荒野，一定会把大家妥妥地请进棺材。老一些的窑工对窑主的做法相当赞赏，认为这里的窑主很有人情味，跟别的小煤窑的窑主的确不一样。据老窑工黄皮子讲，邻近的一家小煤窑，死了一个窑工，窑主赔给窑工的老婆一万块钱，就算完了。窑工的老婆离老家千里万里，没办法把丈夫的尸体弄回去，就撇下丈夫，拿上钱走了。结果，窑主找人把窑工的尸体扔到一个沙窝里去了。风来了，扬起的黄沙落在窑工脸上，像是给黄脸贴了一层金。风又来了，把窑工脸上的“贴金”吹去，窑工的尸体重又暴露出来。不知哪里来的野狗、秃鹰、老鼠和蚂蚁，把窑工的尸体撕扯得一塌糊涂。还有一家煤窑，窑主见窑口冒出一柱黑烟，知道窑下着火了。他不许人向山外报告，也不想法救人，自己卷钱跑了。窑下有十几个挖煤的窑工，闻讯赶来的家属连他们的尸首都没见到。相比之下，这里的窑主为窑工着想，提前就把棺材预备下了，真的很够意思。

知道了窑口摆棺材的用意，家旺心里的棺材才落了地。人还活着，先做下棺材，这种事在他们老家也是有的。老家的人把棺材说成是阴间的房子，事先把“房子”盖好，看着就有了归宿感，活着也踏实些。只不过，他们那里只有上岁数的人才预制棺材，年青人离进棺材还远，是不兴做的。因此家旺对窑口的棺材

还是有些排斥，不愿意把棺材和自己联系起来。他是来挣钱的，不是来送死的。他宁可死后不要棺材，也不想现在就死。他要是死了，他的两个孩子指望谁呢！

到了窑下，家旺格外警觉，三只眼睛（矿灯也算一只眼）都大睁着，两只耳朵都支棱着。他觉得三只眼睛不够使，恨不能后脑把子上再长出两只眼睛。他怕两只耳朵捕捉不全危险信号，真想把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，变成耳朵。他走路也很小心，总是收着肩，缩着脖儿，不敢直起腰来。他的警觉被监工看出来，监工认为他是胆小，是贪生怕死。怕走身子别去嫖，怕丢命别下窑，这话谁都知道。监工觉得家旺的表现有些可笑。监工是干什么的？是专门和窑工过不去的。监工决定治一治家旺，哪里顶板破碎，哪里上头有淋水，他就偏偏指定家旺在哪里干。窑上的管理层分三层，窑主下面是工头，工头下面是监工，监工跟班下窑，是窑工们的直接领导，家旺不敢不听监工的指挥。监工手里倒是没拿鞭子，只拿一根铁棒似的柞木椽子，看谁干活稍有怠慢，他上去就是一椽子，窑工们哪个不对监工惧怕三分！家旺到破碎的顶板下面去了，先用荆笆把顶板护上，再用木头柱子把荆笆顶住，才敢在下面刨煤。刨几下，他侧过脸看看，用镐背问问顶，再接着刨。他侧脸时，雨点样的淋水就淋到他眼里去了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这时的眼睛不能揉，越揉越模糊。他只能闭上眼，把脸上和眉毛上沾的水珠甩一甩。在他甩头的当儿，胶壳帽上哗啦一响，有碎煤落下来。他肚子里叫了一声不好，一个后撤步从采煤场子里退出来。

其实上面并没有冒顶，趁家旺不备，往家旺头上撒了一把碎煤的是旁边采煤场的黄皮子。把家旺吓得惊慌失措，这对黄皮子来说是个不错的乐子。把乐子制造成了，黄皮子却装作自己什么事都没干，只管理头撬煤。他把乐子都变成了碎煤，让碎煤替他笑得飞扬着。

家旺观察了一下顶板的态势，不像来大压力的样子，才又试探着钻进采煤场子里去了。

黄皮子如法炮制，再次往正低头刨煤的家旺身上撒了一把碎煤。

这次家旺受惊更大些，往外撤退时，柱子绊了腿，他一下扑倒在地上，只好连滚带爬往外撤。他把新支的柱子带倒了，上面顶着的荆笆掉下来，碎煤和碎矸石落得哗哗的。

监工过来了，问家旺怎么搞的。

家旺说可能来压力了。

监工说，压你妈的屁，怎么不压死你呢！监工照家旺腿帮子上抽了一椽子，命家旺进去，说砸死怕什么，空棺材在上面等着你呢！棺材闲着也是闲着。

家旺想说他不稀罕棺材，但他不敢说。他没有马上进空着顶的采煤场子，手捂着被监工抽过的地方，样子有些受疼不过。

监工又把椽子举起来了，对准了家旺的头，家旺吓得赶紧把头抱住了。

这时黄皮子过来了，说算了算了。黄皮子拦在监工和家旺之间，避免了家旺再次挨打。玩笑一开过头，就不好玩了，也不可笑了。黄皮子对家旺说，来，我帮你把顶子支上。天上每天都往下掉星星，掉几颗星星怕什么，天一时半会儿又塌不下来。不掉星星的天，那还叫天吗！顶子支上了，刚才憋在黄皮子肚里未及笑出的乐子又开始往外拱，拱了一下又一下，似乎乐子不从嘴里出来，就会变成屁通过后门浪费掉，于是黄皮子咧开嘴笑了。黄皮子说，家旺，我看你刚才利索得很哪，跟一只猴子也差不多。家旺的情绪还低落着，没有说话。他得抓紧时间用镐尖子跟煤多说会儿话。黄皮子也提到了棺材，他问家旺，上面那三口棺材，你喜欢哪一口？

家旺说，他哪一口都不喜欢。

咱这么说吧，你认为哪一口做得质量好一些？

不知道。

告诉你吧，三口棺材数中间那口最好，那口棺材连底带盖加上四面墙，有三块是用整板做成的，一点对缝都没有，要是让我挑，

我就挑中间那口棺材。话说回来，这话也很难说，窑神爷喜欢年轻后生，都是招年轻人先去，窑神爷看不上像我这样的老家伙。

这天傍晚，家旺他们从窑下出来时，窑上正刮大风。风呼呼叫着，刮得天昏地暗。深秋季节，风里已经有了寒意。因这里是荒漠地带，地上不长树，也不长草，风里裹挟的没有树叶子，也没有草末子。风从地上掠走并卷向空中的只有黄沙，还有煤尘。风走过沙堆，天上黄一阵。风走过煤堆，天上黑一阵。风走着走着，黄和黑就混在一起了，成了黄中带黑的风。另外，这里的煤层赋存较浅，有不少煤层常年自燃，凡是有断层造成地表有裂缝的地方，就不断往上冒白烟。特别是遇上风头，烟借风势，冒得更旺些。这些烟是有毒的，里面有一股呛人的硫磺味儿。遇见这样又稠又毒的风，人就不敢外出了，弄不好就会迷路，不是被渴死熏死，就是被沙子埋住。刚从窑下出来的人，几乎都被狂风推得有些站立不稳，他们把胳膊拐起来遮在脸上，并低下头把风抵抗一下，才能往前移步。走到放棺材的棚子口，他们听见里面有人喊他们伙计，他们扭脸一看，是那个疯子模样的流浪汉。这个流浪汉窑工们都认识。说他像疯子，因他常年不洗头，不洗脸，身上穿得也破衣拉撒。其实他一点也不疯，说话清醒着呢。有人问他为啥不下窑。他说他不当地虫子。他把挖煤的说成是专掏地心的地虫子。他说，看着吧，你们把地心掏空了，土地爷饶不了你们。他用一根棍子，挑着一个红白相间的塑料编织袋子，晃晃悠悠，从这个窑转到那个窑。他名义上是拾荒，可窑工们见他的编织袋子老是瘪着，似乎没拾到什么像样的能卖钱的东西，不知道他靠什么吃饭。然而流浪汉却很快乐，一走到山梁上，就扯开嗓子唱蛮汉调。调子高亢，嘹亮，苍凉，悠长，韵味十足。一开始窑工们不相信是流浪汉唱出来的，就他那一身臭烘烘的破样子，怎么会唱得如此好听！人们追到高处一看一听，没错，的确是那家伙在伸着脖子边走边唱。再见到流浪汉，窑工们就把他围上了，夸他唱得好，让他再唱一个。他说瞎吼呢，唱不好，说什么也不唱。有人拿出一块钱在他眼前晃，说唱一段就给他一块钱。他不

伸手接钱，还是不唱。在背转身子向远处走时，他的歌声才又传过来了。窑工们在棚子口站下了，黄皮子问流浪汉干什么？

流浪汉把中间那口棺材的棺材盖子拍了拍，说来，帮个忙。

黄皮子问，你今天晚上是不是要睡在棺材里？

流浪汉说，是这个意思。又说，风太大，走不成了。

这口棺材是黄皮子看中的，流浪汉倒要先睡一睡。黄皮子说，这些房子是窑上给我们预留的，我们还没住呢，你算鸡巴老几？

谁先住都是一样，我先给你们暖暖房嘛。

棺材盖子相当沉，加上流浪汉，六个人上手，才把盖子抬下来了。棺材盖子一头宽，一头窄。家旺抬的是宽的那一头，棺材盖子一掀开，呼地一下子，里面冒出一股扑鼻的松木香味。盖子抬下来后，由黄皮子指挥着，他们把盖子侧立着靠在棺材一帮。流浪汉毫不客气，以棺材盖子作垫脚，腿一翻就跨进棺材膛子里去了。

黄皮子说，你他妈的还怪舒服呢，我跟你讲，在里面睡觉可以，不许你在里面撒尿。

流浪汉已经躺下了，说不会的，我只会在里面拉屎。

黄皮子说，你要是敢在里面拉屎，我就把你的屁眼子剜掉，再给你塞进去一根椽子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家旺刚从地窝子里爬起来，就到棺材棚子里去了，想看看流浪汉还在棺材里睡着没有。风停了，沙子和煤尘落幕，天空微微露了出来。他探头往棺材里一看，流浪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流浪汉没有在里面拉屎撒尿，棺材底部只有一些刨花和锯末。这个习俗跟他们老家的习俗是一样的，棺材做好后，里面故意留下一些刨花和锯末，直到死者入殓时，才由死者的亲人把棺材清扫干净。那些打着卷儿的刨花都很大，如一朵朵盛开的白花。而那些有点发黄的锯末呢，恰似点点花蕊落地。怪不得棺材里面这么香呢，原来一直有花朵在开放！家旺绕着这口棺材转了一圈，看得仔细些。棺材是白茬儿的，没有上漆。家旺觉得没有上漆很好，能够显出本色，露出花纹，并能散发香味。

要是一涂上油漆，好看的花纹就看不到了，好闻的香味也会为刺鼻的油漆味所代替。他禁不住把棺材拍了拍，摸了摸，觉出做棺材的木头很干爽，手感滑而不湿。他想到了娘，娘要是有这样一口棺材就好了。娘已年过七十，身体又不好，按说应该为娘留下一口棺材了。两个哥哥也跟他提过为娘做棺材的事，说是做棺材所需的钱弟兄三个平摊。现在木料贵得很，一口一般的棺材，做下来也需两三千块。摊在他头上的千把块钱，他实在出不起。他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下窑挖煤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为了给娘挣一份做棺材的钱。

家旺正要把别的棺材也看一看，棚子口来了一个卖沙果的农村妇女。妇女把装沙果的筐子放在地上，看着家旺，问他买不买沙果。家旺说不买，却问多少钱一斤。妇女说了多少钱一斤，家旺还是不买。妇女提来的沙果满满一筐，上面盖几片绿叶，十分新鲜。沙果样子像苹果，但不是苹果，个头儿比苹果小。沙果个个都红艳艳的一看就是沙土地里长出的果子，每个果子都包含了充足的阳光。沙果没红遍的地方不是发绿，而是发白，是那种白沙一样的沙白，很是好看。

黄皮子等窑工见有女人到窑上来，都过来了，他们看沙果，也看女人的脸蛋子。女人的两个颧骨处也很红，跟沙果的颜色差不多。黄皮子问沙果甜不甜。

妇女说甜，甜着哩。

黄皮子问能不能尝一尝。

妇女说能，能尝哩。妇女拿起一枚沙果，递给了黄皮子。

黄皮子照沙果最红的那一面咬了一口，众人都看着他的嘴，等他作出评价。黄皮子嚼的嘴角冒出白水儿，才说味道还行。

妇女拿起秤，问他买多少。

黄皮子喊家旺，让家旺先买。

家旺说，我没钱。

黄皮子说，我操你老婆，你手上明明拿着一千五百块钱，买十筐沙果钱都用不完，怎么能说没钱！

听黄皮子这么一说，卖沙果的妇女赶紧往家旺手上看，见家旺的两只手都空着，一分钱都看不到。

家旺一时没听懂黄皮子的话意，也不由地拿起手来看。两只手上十个指头，八个缝子，哪里有什么钱！看到指头，他才突然想起来了，原来黄皮子指的是他的手指头的价值。他来窑上做工，窑主跟他签了一纸生死合同，合同规定，如果他在窑下干活弄断一根手指，窑主赔偿他五百块钱，断两根手指，赔偿一千，断三根呢，赔偿一千五百。不过这是上线，断手指超过三根以上，赔偿金也只能是这个数。也就是说，哪怕你十根手指都断完，也只能获赔一千五百块，断指头越多，平均值就越低。指头还长在活人手上，哪能把指头当钱花！家旺说，别开玩笑。

有个窑工问妇女，能不能用煤块子换沙果？

妇女说，她不要煤块子。

那个窑工说，煤块子里面有火，背回家就能烧炕，烧锅。

妇女笑了一下，表示她知道煤块子里有火，说，我怕火太大，烧坏了我的衣服。

妇女这样说话，透出她是有灵性的，对窑工的话是懂得的，窑工们顿时有些兴奋，看妇女的目光都带了火。黄皮子说，火大没关系，我替你吧煤块子背上，送你回家怎么样？

妇女把黄皮子看了看，像是有所审视，说，你送我回家可以，我怕我们家的狼狗咬断了你的腿！

你们家有狗，那就算了。

在窑上说到指头，这天在窑下，家旺的一根指头受伤了。柱子把他的指头挤在煤墙上，他一拽，指头背面的皮就脱下来了。当指头被挤住时，他要是着急拽，指头上的皮不一定会脱。也许他知道了自己指头的价值，太在意自己的指头了，才急于把自己的指头夺回来。好在只伤到皮肉，没伤到骨头，他把翻卷的皮拉下来，用随身带着的创可贴把指头缠上，没耽误接着干活。

黄皮子见家旺手上流了不少血，问家旺指头断了没有。

家旺知道黄皮子没好话，说不要你管。

黄皮子说，完了，这五百块钱你又没挣到手。他好像有些替家旺遗憾。

家旺心说，他要是挣到五百块钱，一根好好的指头永远就没有了。这个账他算得过来。一个人十根指头十分力，要是少了一根指头，力气就少一分。他再去别的地方找活干，人家看出他手上有残疾，就可能不要他了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的损失就更大了。他的老婆跑了，两个孩子正在上学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！

家旺的老婆是捡来的，名字叫妮子。妮子的父母要拿她给哥哥换亲，交换的条件，是妮子必须嫁给一个长着兔唇说话口齿不清的人。妮子不愿嫁给那样的人，就逃了出来。她逃到哪里去呢？天黑了，她有些害怕，几乎在路边哭起来。和家旺同村的有一个人，用手扶拖拉机拉沙贩沙，经常赶夜路。车灯照见一个闺女，他停下拖拉机，向闺女问了问情况，就把闺女捎回村里去了。家旺一得到消息，就去贩沙人家里看妮子。他那年都二十六七了，还没说下老婆，觉得那是一个机会。他天天去看妮子，陪妮子说话，还给妮子送油条，买梨。他对妮子说，两个人不能分吃一个梨，分梨就是分离。他这样说话是试探的意思，也是求婚的意思。他的嘴唇当然不豁，咬字吐字都很清晰，不会产生歧义。妮子一个人吃下一只梨。贩沙人见家旺对妮子很上心，也很黏糊，从中一说合，妮子果真给家旺做了老婆。人说天上不会掉馅饼，看来并不绝对，家旺的老婆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最大的馅饼，家旺一张嘴就把极香的馅饼吃到了。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女儿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之后才嫌家旺没本事，撵家旺外出打工，挣钱。家旺出来了，村里别的男人到他家去了。去他家的男人不止一个，至少两三个，其中包括那个贩沙子的。贩沙子的说，家旺的老婆是他捡来的，他保留有使用的权利，家旺敢不让他用，他就把家旺的老婆收走。家旺回家打了老婆，结果老婆跑了，一跑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家旺让贩沙子的用手扶拖拉机拉上他，把周围村庄都找遍了，连老婆的影子都没见到。家旺原以为

把天上掉下的馅饼快吃完了，不料馅饼长了翅膀，又飞跑了。这个女人真够狠心的，两个孩子她一个都没带走。两个孩子还小，家旺应该在家里守着孩子，不应该再出来了。可是，他要是不出来挣钱，两个孩子的学费拿什么交。孩子上学不光是交学费，这费那费，哪一样不交都不行。比如女儿的学校给学生统一打一种防疫针，每人需交三十块钱。女儿跟他要钱，他没有钱，让女儿问问老师，防疫针不打行不行。女儿问了老师，哭着回家来了，说如果不打防疫针，学校就不让女儿上学了。他只得赶紧卖粮食，才把女儿打防疫针的钱凑够了。他家的粮食有限，经不住几卖，所以他还得出来打工。地面上的活儿不好找，只有遍地打洞的小煤窑对农民工的吞吐量大些，他只能下煤窑。在窑下干一个月虽说只挣几百块钱，只要不丢命，就算赚不算赔。

说来还是人太多，人一多，人就不值钱了。还是因为人太多的缘故，好像人们不能看见有什么东西空着，见到有空着的东西，就得往里填点东西。还说窑口那几口棺材，流浪汉在里面睡过了，来窑上拉客做生意的卖水女也把棺材用了起来。因窑上缺水缺得厉害，就有一些年轻女人，骑着自行车，车筐里装着一些用矿泉水瓶子盛着的自来水，到窑上来卖。她们以卖水为招徕，实际上卖的是另一种水，为窑工解的是另一种渴。这天来的一个卖水女比较胖，拉生意也比较老练。见满脸花黑的窑工从窑口冒出来，她从棺材棚子里迎出来，叫着各位大哥，说你们一定渴坏了，快来喝点水吧！家旺一类不愿花钱的窑工，说着不喝不喝，走过去了。而像黄皮子那色儿的，愿意跟卖水女讲讲价钱。黄皮子问，水多少钱一瓶？

卖水女说，我一看大哥就是个痛快人，您开个价吧！

黄皮子手一竖，伸出五个手指。

五十就五十，这水我卖了。

黄皮子说，我操你的，你是什么水，一瓶子值五十块！你看好喽，我一个指头代表的是一块。

卖水女把黄皮子脏污的窑衣拉住了，红嘴唇也几乎凑在黄皮

子耳朵上，小声说，价钱好商量，您多少再添点。您看我这瓶子，这包装，保证让您喝了这一口儿，还想下一口儿。

家旺他们见黄皮子跟卖水女讲价钱，都站下回头望着，想看看两个人能不能成交。

价钱大概讲得差不多了，黄皮子问水在哪儿喝。

卖水女把中间那口棺材一拍，说这不是现成的房子嘛！

这事儿真够稀罕的，本来是盛死人的地方，现在成了造小孩儿的地方了。黄皮子说，我得先吃点饭再说，肚里没本儿，难咽清水儿，不吃饱饭我没劲儿。

卖水女说，这跟挖煤用的不是一股劲，不信你试试。

黄皮子的眼睛瞪起来了，说，什么不是一股劲，你想累死我呀，松手！

卖水女松开了黄皮子，赶紧赔笑脸，说大哥我等您，您别让小妹失望啊！

吃过饭，去棺材里喝水的不止黄皮子一个，一个人喝了，别人也想喝。卖水女很会卖，她的爆炸似的头发在棺材里往上一长一长的，一边卖还一边吆喝。她喂着这一个，大概还想着招徕下一个。有几个窑工，经不起吆喝，又不想花钱，准备搞一个好玩的名堂。他们低头弯腰潜过去，想猛地抬起棺材盖子，把棺材封上，看卖水女的头还长不长。他们刚把棺材盖子抬起来，就被卖水女发现了，卖水女喊了一声干什么，他们竟有些害怕，扔下棺材盖子就跑了。

该煤窑这一段安全状况不错，两个月过去，入冬后的第一场小雪都下来了，三口棺材还在那里放着，没有派上用场。

家旺虽然死了，却没有享受到睡棺材的福利，因为他不是在窑下砸死的，不是淹死的，也不是瓦斯爆炸炸死的，而是在睡觉的地窝子里被煤毒熏死的。中煤毒的有四个窑工，那三个都活来了，只有家旺一个人死了。家旺真够倒霉的。家旺的尸体被窑上送到附近镇上一家医院的停尸房去了。

家旺的大哥和家旺所在村的村长，闻讯赶到窑上来了，就家